



吳興姚

鉉

管秦

傷悼

弔古戰場文

弔國殲文

弔九江驛碑林文

悲剡溪古藤文

弔韓會沒胡中文

哀二良文

奠相國令狐公文

祭韓侍郎文

祭獨孤常州文

祀呂衡州化光文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柳柳州文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歐陽生哀辭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平平沙無垠魚不見又河水悠悠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
 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聚羣羣亭長告余曰此古
 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
 歟五聞夫齊魏徂成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
 四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

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
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
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漂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鬣瀆執鳥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隋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
相前刃鋒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浩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
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足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戡
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沉沉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五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
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是

弔國殇文

張說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增娟心自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
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之焉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北伐兮東胡颯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芄芄
兮蔓草風蓊蓊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南哭君王按金
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對凶將
兮我辱悼勇夫之狄鼎余彼前鑿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纒厭
兮復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迹兮短兵錯膚鈍刃兮血染鏑旅殘
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
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噫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
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
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母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磨龍臺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其成而擊躩債與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下出
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
湖湖東有山蛇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
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廬峯北潯陽
城九江爲庭千艘厯暫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
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已之述今爲
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
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
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
臬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
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
公之用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
而服臬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
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
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魘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
情違乃傷理佛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
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
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
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襲子斯
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
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輿

剡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栴遍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乃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土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上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三昆章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剡谿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闕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古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弔韓弁汲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墀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突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斲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整言我非福戎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數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往湮沈或曰死矣怒此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瀕強胡居之大相斷斷

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宿秦有長城漢有遺人
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
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跡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賦
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
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佔危羌戎髮髻而坐乃我師倉卒聞督
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
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懷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叩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
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
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
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
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劔
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
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蕃輔王家嗚呼
善人宜將鍾彝棄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昧何其昧
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二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
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過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
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
先云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
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君君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
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
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鹿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
死今无柰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搏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
凋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痺如地脫蟪如蛇如
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鵠辭

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云耶禁其禁不時歸鳥棲原上新
舊衣先人亦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
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我我王谿在中送公而
歸一卅蒿蓬嗚呼哀哉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
橫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不讓
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
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其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
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周辭于難疏奏輒斤去而後遷日升黜不
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
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
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人心樂生皆惡
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麻非惑于中欲別千方意如不
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腎老婦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
我譏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
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筭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
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妣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
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
挾木荆榛狐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
姿云兮何若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
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
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
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隊吾與至之思敦交好
平居琢磨過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爲士准動有時則吾
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嗚呼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
臯契獨甚垂勛吾與至之談空馭玄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

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核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醑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飲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祭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黜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晉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二州年不逾五十佐工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怒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

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詣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魏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勸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眈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貴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上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怒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彼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動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

為常用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
 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
 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
 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實裕何德之茂何
 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
 陵墜假手于兄鬱鬱為宗師乃宜憲闡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
 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霧濛濛薄汗我
 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
 丘明為恥玄晏方病清漳閉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鄉天年人
 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
 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
 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
 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此特使
 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瞻仍垂執紼
 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承嘉命來牧于常總悵斯在京何可忘鞠
 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嗚呼子
 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
 害竟亦何較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
 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大脫羈羈玉珮瓊瑀大
 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血指
 汗顏巧匠觀旁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
 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
 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轍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
 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
 鬼神弗敢遺隋忘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沃心以辭嗚呼哀

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白甫混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
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指紳屬目斂社公卿
之祿若在舍君稟至駁難馭大白易修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
望柱水愁飲鬱鬱群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賤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
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首非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
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醜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
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蒙罰深重艱棘所鍾殊
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沉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五天
下道孤命屈淪厄終身避亂全繫忠也冒危遷紉孝也月王佐之
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承

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
文不誦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况泣血千里
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三不能宣是欲寄辭紙
益填寒茂挺茂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世有
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
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袞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為安主人之禮觀遊宴饗必
召與之時未幾皆仕翕然詹手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
往聞詹名聞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
進士則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
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及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

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志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書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幽長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文又光父母欣寐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求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可命不高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君君手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言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文粹卷第二十四

論甲 物二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帝F

荀悅論高祖武官論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

漢武封禪論

封建

封建論

五等論

漢祖呂后五等論

興亡

兩漢辨亡論

一國論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蹈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至八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

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工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
形之入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
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
用在強弱入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
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
也陽而藝樹陰而挈斂防害用濡珠禁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礪芒
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簡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
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
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
雖族屬之夾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
天何預乎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考
可以善取禍考可以惡刀只矣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
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何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
不幸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
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
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
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能矣夫賞已喪而徒存彼昧者考
擊擊然操中實之名欲劫乎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
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乎人耶
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
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躬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
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
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者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
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
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便戶曉盍取諸壁焉劉子
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
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
蔭乎華榭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

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
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
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
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耳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
則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咎曰若知操舟乎夫
舟行乎維湍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
為濤也流之湍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
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
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
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沉亦天也沾危而
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問者曰吾
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
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平
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

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
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湍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
且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荅曰天形
常圓而色常青周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尊高
而不卑尊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
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
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
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
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
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
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
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
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

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層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脾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善傳海隅善生謂草木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田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言亂而心知說賢乃曰帝資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言上未引天而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探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齊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言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隨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九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盡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文致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

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
情已甚元帝以信讓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纒三
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女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
坐之周成王有斬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
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
背楚欲捨腹心曰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
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
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位則成康不足佳矣惜哉
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
充實議鹽鐵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纒弱冠而殂功德
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帳之
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
之言未盡其僭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弊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
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
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推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
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
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讓說不行人與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
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
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
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
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

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矣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
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
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
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
平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斯
養民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
知大夫行之知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
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
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
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
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无
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春茅以藉固不使
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
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
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
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苟御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
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
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
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
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
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

等邦群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雖
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覲之歷于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壞于幽厲
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脅者
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
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為十二吞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
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
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
竭其貳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下相咎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
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墜
澤不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邑居平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
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
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
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
制秦事然也漢興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於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刻于民者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子孟
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朝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疾王之縱其令亂其入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相顧裂眦而不起削其半其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罔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去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淳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

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
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
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
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
禮尚存簡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
頹風俗靡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
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
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甯所以
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殺足於龐洎張儀得志于陳軫一
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
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
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寔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
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去女媧建康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臨周德之餘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
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
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
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
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盟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渾非一帝朝之材
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秦晉以逆禮為斬心吳楚以犯上非媿豐出
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割圖黃
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
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
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
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
隰而逐翼彘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
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幹國之常理去危就安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輿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孫立虛空之地故衆被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以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憂後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變轍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御隄防溢涌下權敵上都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然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矣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甲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

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勇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亦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害又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趙趙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推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美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激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數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

或附兇殄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道乎馴致之
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
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求
始允延之間天地之生目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
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必問之頃其一言以為
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
納痛言得矢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劑而
列廷辨矧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
官子壻於近君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
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干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
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
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請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
不利長君私於豎奴口獨與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

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常與重事百工辭於朝雖

恣豈能一日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用畏懦竟使清
河徙發蠱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
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苦棟桷鼎折之所由來
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
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
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道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
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
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
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熾以燎
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
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
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
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
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

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鼓鼙龍聳者而相之立木
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
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
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
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
能修武彥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
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速
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
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
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
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
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
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
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
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
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
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
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
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龍襄有
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
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
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
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
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
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

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籩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麻苧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豈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乙摠二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辨折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孟子荀子言性論

管仲論

嬴秦論

蕭何求繼論

四維論

六逆論

辨私論

自明誠論

論相

卜論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

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
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
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
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
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
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苟不慎也貶辱隨之而
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
庶幾乎言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蓋在是
矣

辯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
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
成章故如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
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
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
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
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
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數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
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
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
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
周遊栖澤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
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
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

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
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
果正之士也待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
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
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
有用焉且大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
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
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
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
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皆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
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
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辯則辯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白皇甫湜

論曰孟子荀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
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
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
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墮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
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
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
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
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
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
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
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
亦殊超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
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
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
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

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王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朝與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壇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

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日暮卓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
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
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
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
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
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
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言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
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
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或不嗣
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其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
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然不可則
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百變咨之當以人民之怨
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
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言如諸侯昔盟

嬴秦論

劉蛻

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如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夫
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
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
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明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
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
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承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
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
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
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
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
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
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
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

化後有聖人之觀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
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
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曰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
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
已久得淳淖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
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
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
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
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
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巨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
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
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不能構材而未果覆而

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下也
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巨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
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
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
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
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
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
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
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
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
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
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
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

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與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之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

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爲大噓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倬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尚也符氏進王益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論建一言立二辭則疑礙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鼓星相與羣而啾啾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矣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爲萃於利爲處於送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

之夫賤竟見徐傳之母則嗟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極焉見屬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握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卓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卓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虜書及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非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其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其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孝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鄉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孝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於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事行於國可以輯羣官而子黎庶立于朝可以

上下庶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登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怠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孝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尚自性而誠異汜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且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臣隋文帝相王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莫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沛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盡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繼交矣百以二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福耶為禍耶

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彼為大儒矣

十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刻而脰之觀其裂畫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海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壽靈采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廢戰國湯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天壽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

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
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惑然亦為怪古者
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興象之豈神明貴殺厚壇腥歟今亡其
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上茲陰陽之流
也豈安作也夫索壇壇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細不可致耕夫鋤蟲婦神
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蒼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
司心之卜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
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
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第三十五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質

人文化成論

質文論

文章論

經旨

編年紀傳論

上世論

春秋無賢員臣論

秦穆益慶論

放君

太甲論

讓國

吳季札論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善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
也嘗試論之夫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
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員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
柔立交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
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
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湯之以禮

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
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
其在茲乎而近代詔誥之目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
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若人
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
因循闕而未悟不其痛歎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
明文物禮經五帝儀敏至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
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
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
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
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
小伎廁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
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

而變之也上無秦無從亂記曰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
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醜酢錫龍裝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
茨土室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則固則
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滙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
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
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
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歟歟前王之禮由茲百家
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敏矣
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一浸
爲破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洽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
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弄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
夏之四嶽而弄泯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
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

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
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心一舉而安
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身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拜浞安漢至易
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
並與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
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國虛空遠昭王南征不
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言備職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
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
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
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
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
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子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漢石之方行
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
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首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
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近於坦明之路矣學者苟於用教

因循而不敢失於古毛聲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
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
芽賊心而仁義之上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
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意兆之多無聊
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
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
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
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
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
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涸狀透也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
謂是也近世詭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

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其工百則未遠夫荆
臺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自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夫可以言文章之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
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個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京安三韻班固
漢書查及當詩詞賦多用協韻何與二元動在漢樂信是也意
盡而止成篇不拘於佳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
考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者故
篇無足曲詞寡累句登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
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反貴也余曰譬諸
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
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行軸得之滄
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龍成器奢者為之錯以
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
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
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
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之
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
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
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
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
東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
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
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
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
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

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有史臣繼踵推
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
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
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
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
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
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
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上出論

孫師

周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寰宇宙位重
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
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前都天地之中欲
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
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
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在其德

也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
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
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孫師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曰陪臣陪
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
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
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至侵王室
弱后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
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
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相
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
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
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
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

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眾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駭駭駭駭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李平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乘期猶罪人

秦穆謚繇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執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執事之與敵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智定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與子之死餘重耳在

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謂表顯顯如先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執掌之言謂公子執掌曰君若求四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得亦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不與負蔡之田方七十誅本立之臣謂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不鄭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鮌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根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繇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繇為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三殷之統立

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皆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
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
如哉沉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殺君
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
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拜拜比有君可效乎
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
不周其終也未嘗不拜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子孟子曰無伊
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
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
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
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立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

所傳故篡耶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
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
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閱達博物慕義無窮
向使當壽夢之春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垂荆蠻則
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
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
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
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
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
絜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
其孰生之哉

文粹二十六卷



